

“空床难独守”
言归正传,我们接着聊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情诗。

就像进入酒店或商场,开门迎宾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女一样,一翻开《诗经》,最先迎接我们的就是爱情诗,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——这是淳朴的小伙子在求爱。

汉乐府中的《陌上桑》家喻户晓,“使君谢罗敷:‘宁可共载不?’罗敷前致辞:‘使君一何愚!使君自有妇,罗敷自有夫。’”——这是心生邪念的使君在撩妹。

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,爱情都属于永恒的主题。诗人一写情诗就来神,大众一见情诗就来劲。

情诗在哪个时代都十分常见,《古诗十九首》中这首情诗又有什么“新梗”呢?

上文谈到,魏晋人的觉醒,人们突然发现什么礼义,什么节操,什么勋业,什么盛名,不是欺世盗名,就是转瞬即逝,只有“年命如朝露”是真的,“轸轲长苦辛”是真的,“与君生别离”是真的,“思君令人老”是真的……

既然如此,“虚名复何益”?“高节”又有何用?何苦还要“守穷贱”?何苦还要“守空床”?

于是,就有了我们正要讲的《古诗十九首》之二《青青河畔草》:

青青河畔草,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,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妆,纤纤出素手。昔为倡家女,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。

首二句中的“青青”

“郁郁”,都是形容植物葱翠茂盛的样子,“青青”侧重于色调,形容“河畔草”青翠欲滴,“郁郁”则偏重意念,形容“园中柳”茂密葱茏。这两句写景由远而近,眼光从远处的“河畔”移到眼前的“园中”。草只有绵绵不尽,才有一眼望

爱欲礼赞

——古诗十九首(之四)

戴建业

不到头的“青青”之色,柳只有笼烟飘絮,才会呈现出“郁郁”之态,大家平日不妨仔细观察一下,几把草不可能一望“青青”,几株柳也不会满眼“郁郁”。

从写作手法上看,这两句既是赋——直描春景,也是兴——引起下文。大家看,河畔春草一片翠绿,园中垂柳丝丝飘拂,春归大地,春意盎然,春色撩人。此时万物萌发生机,春日里的少妇同样也春心萌动,所以前人说首二句“振起一篇精神”。

这样,自然就过渡到了——“盈盈楼上女,皎皎当窗牖”。“盈盈”指女子仪态的优雅倩丽,“皎皎”指女子美得光彩照人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,楼上那个美女美得让人窒息,站在窗户外前明艳动人,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。“娥娥红粉妆,纤纤出素手”,进一步描绘“楼上女”:她既姿容姣美,又浓妆艳抹,更玉指纤长。

“红粉妆”虽然有点艳俗,这属于她个人对浓艳的偏好,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,不过,“纤纤出素手”可就有点出格了,“素手”

当然十分迷人,“出素手”却格外惊心,说轻点她是在搔首弄姿,说重点是在招蜂惹蝶,谁娶了她这样的妻子,谁就得真能“宽宏大量”,至少要能装得“宽宏大量”。

“纤纤出素手”的“另类”举止,让我们自然想到了潘金莲。楼上女为什么会这样呢?且看下文:“昔为倡家女,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。”

“倡家女”古代指歌舞妓,大多是卖艺而非卖身,也有一部分可能既卖艺也卖身。“荡子”相当于今天的游子,指长期出外闯荡不归的男性,不是风流浪荡的花花公子。“荡”在这里指游荡或闯荡,并不是指放荡或淫荡。要是回家了还算“荡子”吗?“守空床”不是“荡子妇”的宿命吗?麻烦的是,今天的“荡子妇”,偏又是昔日的“倡家女”,让“倡家女”守“空床”还能不能“难”吗?

读到最后,大家才恍然大悟,呵,难怪她要“当窗牖”,难怪她喜欢“红粉妆”,难怪她“出素手”!不正是由于难守空床吗?这首诗前后相互照应,读到后面便明白了前面,回顾前面更理解后面。

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,这首诗的“新梗”在哪里?大家还记得“楼上女”“娥娥红粉妆”的打扮,记得她“纤纤出素手”的招摇吧?中国古代强调“女为悦己者容”,杜甫《新婚别》中,新娘子也对即将从军的丈夫说:“罗襦不复施,对君洗红妆。”丈夫还没离开便马上“洗红妆”,以此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专

我外公一家曾经在金陵东路居住过。外婆的父亲,我的太公,在金陵东路开过一家叫赵福记的理发店。从上海档案馆找到的资料显示,赵福记开设于1929年。

写赵福记,只是证明我和剃头店是有渊源的。言归正传,还是从我知道的剃头店写起吧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住在城隍庙附近明珠街阿爷阿娘的家里,福佑路上的庐山理发店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一家剃头店。我喜欢坐在靠沿街的第一张椅子上剃头,因为有大玻璃,太阳光照进来暖暖的,冬天人尤其舒服。大玻璃上贴着一张价目表,底色是素雅的紫罗兰的渐变色,用娟秀的美术字书写令人一目了然。这张表是小爷叔画的,他那时在上海港务局工会做美工,六九届的高中生,改革开放后去上海大学的成人美术学院深造。若干年后的一天,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的画家黄阿忠和我谈及小爷叔,说他才气不够。我暗暗想,在那个年代,小爷叔能够在一张价目表上坚持自己的梦想,真的不容易了。

在我童年的时候,每年“三抢”,阿娘总会带我到宁波乡下,为起早摸黑抢收抢种的嬢嬢做好后勤保障。嬢嬢插在白米湾,剃头店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,十来个平方米。乡下剃头店少,剃头要排队。有一次我去剃头,遇到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黑狗,在剃头



边看边聊

店里来回巡视。据乡亲讲,这条狗是附近姜湖看山老人养的,凶得很,会咬人。有

剃头的故事

王家骏

一次看山老人半夜起来上厕所,一不小心掉到粪坑里,是大黑狗把老人拖出来的。老人稳坐在椅子上享受着剃头的快感,大黑狗不时嗅嗅掉落的头发,它大概想搞清楚,为什么人类要割下自己的毛发。

等我读初中,就回到老西门父母的家里居住。剃头就去老西门的菊花美发厅。那时候,温州发廊还没来上海,本地理发店又新增了烫发业务,师傅们忙得不亦乐乎。焦灼的等待中,看到店堂里闪烁着一位美女理发师,貌美肤白,身材苗条,态度亲切,便暗暗祈祷,希望我的脑袋瓜子由她的红酥手来“轻拢慢捻抹复挑”一番,一定是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了。

菊花美发厅背后的万生桥路,住着我的一位朋友黄进新,他是淮海路上海江美发厅的副经理,我们叫他阿黄。其师父是多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王聚武。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一家报社编副刊,采访过阿黄和他的师父。

那时候,王聚武还是沪江的经理,电影明星白杨、秦怡、张瑞芳经常到沪江找王聚武做头发。他先是我推荐几款流行的发型,还提供了素描稿,然后请我体验一张价值十七万元的按摩椅。王聚武提供的发型见报后,读者反响非常热烈。我们办公室的小姑娘说,早上上班时,公交车上的乘客都拿着报纸与

身边人商量,希望去体验一下新时尚。后来温州发廊在上海遍地开花,大大缓解了上海人剃头难的窘迫。特别是创新服务的“干洗”,在一阵洗洗捏捏之余,让人疲乏的身躯得到了放松,这是在传统剃头店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去采访江宪律师,那时候他们的事务所还在衡山路上。他说附近有个剃头店洗头很不错,邀我去体验一把。店名似乎叫百合花,边上是后来名气响了的凯文咖啡馆。洗头用的按摩,用了精油,使颈椎的骨头缝缝道里都很舒坦,但价格实在是贵,一次五十元人民币。我当时写过一篇《请客吃饭不如请客洗澡》的社会新闻,想不到请客洗头的新闻居然发生自己身上,也算是时尚了一把。

在理发这档事上,有人偏爱怀旧,我父亲就一直喜欢去肇方弄口的剃头摊,剃头师傅比他的年龄还要大些,但手艺精良,关键是脾气对头,聊得上。再早些年,剃头师傅们则挑着一副担子,穿街走巷,大声吆喝,遇上有需要的百姓,放下担子,马上开业。这样的场景,现在只能从贺友直连环画中去寻找了。

我搬家到老闸北后,喜欢到小区楼下的海潮理发店剃头。这是一家私人的理发店,传统手艺,人称修面一流。一个老师傅自豪地说,我以前在金陵东路的赵福记学过生意。母亲笑笑说,赵福记是我外公开的。

剃头的故事,也是我人生的点点滴滴。在拉拉杂杂的梳理中,找回了记忆,也找到了亲情。

自驾,沿着象山海岸线

任容君

国庆期间,应常青战友盛邀,沿象山海岸线做了一次深度自驾游。象山的海岸线长达925公里,占浙江省海岸线的1/8。无论空中俯瞰,还是自驾越野,这段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都气象万千,风景如画。

自驾首站涂茨镇钱仓村。钱仓的秋色不错,但战友说更适合春游。穿过长沙岭隧道,就到了长沙村,村前有一段很长的砾石沙滩,只要有时间,长沙滩任你徜徉。一路向南,大岭后村很快进入视野。此地东濒大目洋,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,大大小小的岛礁于波峰浪谷间若隐若现,因此得名乱礁洋。文天祥《过乱礁洋》有诗:“万象图内里,千崖玉界中。”对其极尽赞美之词。进得相邻的道人山,又名“饭桶山”,原是一座孤悬海中的小岛,围涂工程竣工后,汽车和游人可直接登岛,既是不错的海岛游之地,也是海钓者的乐园,近年更是不少驴友青睐的海岸露营胜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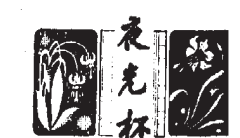
到达爵溪街道已是午饭时分。祖居于此的世杰战友举家宴请,尽表地主之谊。寻常难得一见的野生小黄鱼、佛手螺、蜆壳贝等野生小海鲜食之难忘。这顿接风宴和常青家的饯行宴,让我们充分领略了“舌尖上的象山海鲜”果然名不虚传。

告别世杰一家人,我们来到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松兰山白沙湾,一座体量庞大的白色建筑十分耀眼,它就是第十九届亚运会帆船赛中心所在地。作为本届亚运会唯一涉及海域建设的比赛场馆,它一半建在陆地,一半建在海中,别具一格的临海风貌与海陆结合设计,让赛事与大自然合二为一,最大限度保护了当地的海洋生态。

作为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上冉冉升起的一颗闪亮新星,赛后的亚帆中心不仅是一座海洋体育运动基地,还将是一个融入海洋运动元素的旅游胜地。未来这里不但可以尽享海风徐徐拂面的快感,尽情欣赏山峦、海湾、岛屿和沙滩等自然景观,还可以尽兴品尝海鲜美食,深入体验渔民文化,其独特魅力会让你流连忘返。

人性就是人的觉醒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这首诗引领了时代风潮,是魏晋人觉醒的先声。

此诗在艺术上前六句连续用六个叠字:“青青”“郁郁”“盈盈”“皎皎”“娥娥”“纤纤”,非但丝毫没有重复单调的感受,读起来反而一气呵成。另外,全诗句句宛转相生,只要细心体会,就会明白什么叫“环环相扣”。



夜光杯

坑根村买南瓜子

许家福

秋日,我们四人丽水行,中午在坑根村用午餐。趁上菜前,我独自一人到附近转悠,忽见一位阿婆正在客堂搬动南瓜。“阿婆有南瓜子卖吗?”“有啊,只是生的。”阿婆应道。“多少钱一斤?”“15元。”说完她从灶间拎出塑料桶装的南瓜子。正想掏钱时,隔壁过来一位与阿婆年龄相仿的老太嚷道:“15元不卖,要卖卖给我。”阿婆一听硬从我手里要回了南瓜子,转身便要放回灶间去。

自己炒的南瓜子特别香,我最爱吃了。所以我赶紧说:“阿婆,20元一斤我也要呀!”我从皮夹里掏出钱付了。此刻,刚刚那位嚷着的老太在一旁说:“你还要吗?我家中也有一斤左右。”“要呀,你拿来吧。”不一会儿,那位老太笑嘻嘻递给我南瓜子,我便付了她20元。她收过钱塞进兜里,笑容可掬地瞧着我。

返回餐厅,老板娘对我说,这南瓜子一般都是人家自己吃的,不卖的,你能买到,说明你人缘不错哦。我说:“我今天是诚心买的,虽说两位阿婆唱了双簧,但南瓜子终于归我了!”我们都哈哈大笑……

七夕会

我们分享快乐的心情,总在孩子的兴头上踩一脚刹车,无意中充当了最扫兴的那个人。我们往往只关注我想要的那个结果,打着“都是为你好的”名号不断要求孩子变成我们想要的模样,却忘记了每个孩子生来就不一样。

我始终铭记着我所崇拜的画家黄永玉老师的话:“明确的爱,直接的厌恶,真诚的喜欢。站在太阳下的坦荡,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。”这段话仿佛是一道光,照亮了我对待孩子的态度。当我们真正放下标准,看见自己的孩子,尝试欣赏孩子的每一点进步,真诚地在彼此的关系里互动,我们会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捧场的观众,也定能品出生活中各式的甜。



思南公馆(剪纸) 奚小琴作

周末临睡前家里格外安静,夜空中的星星似乎比平日更亮了一些。降温了,隐约能听到窗外的风声。突然传来咚咚的脚步声,大头光着脚,穿着睡衣跑来往我手里塞了一包东西就跑,一边跑还一边叫:“好冷,好冷!”接着听到他跳上床钻进被子里,估计这会儿已经把自己裹成了一粒大粽子。

定睛一看,手里是一包苕丝糖,正准备问,就听到他的声音传过来:“老妈,这是归蜀地服务员阿姨给的小点心,很好吃。我一直放在外套口袋里忘记给你了,这会儿才想起来。你快尝尝。”他的声音中满载着热情与期待,我甚至都能猜到此时正躲在被子里悄悄傻乐呵。

听完我真想笑,你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吗?数学少错两道题不比苕丝糖香吗?突然眼前好像放下了时间暂停键一般,脑子刚冒出来的念头被生生定格了,这个场景太熟悉,太真实了。就好像曾经的自己兴冲冲把98分的考试卷拍到妈妈面前,却被她满脸的不屑和一句“还有两分去哪儿了?”的诘问给瞬间打败。一个气球突然被放了气;热气腾腾将达到沸点却被浇了一盆凉水;满怀期待迎来的却是满脸嫌弃……这恐怕就是扫兴最恰如其分的名词解释了。

我定了三秒,把那些由我的标准和要求生发出来扫兴的话统统收起,小心翼翼地打开手里那包苕丝糖,放入口中,那份甜蜜蜜

间在味蕾上绽放,真的好甜呀!好好享受这一刻,然后给他一个最真诚的回馈。我走到大头床前,拉开被子,他正偷偷瞄着我笑。我特别认真地感谢他:“真的好好吃,谢谢你哦。”看着大头的眼睛瞬间眯成了月牙儿状,估计他今晚会有一个好梦了。

大头心满意足地又缩回被窝,我庆幸自己选择了以假修真,因为我能够看见孩子,区分我与他,不再把自己的标准变成对他的要求。孩子的快乐最纯真,孩子的坦诚最真实。父母的接纳和允许才能让孩子保有这份纯真和真实,这也是他们面对生活的挫折和挑战时最坚实的后盾。

我们时常会忽略孩子想要与

我们分享快乐的心情,总在孩子的兴头上踩一脚刹车,无意中充当了最扫兴的那个人。我们往往只关注我想要的那个结果,打着“都是为你好的”名号不断要求孩子变成我们想要的模样,却忘记了每个孩子生来就不一样。

我始终铭记着我所崇拜的画家黄永玉老师的话:“明确的爱,直接的厌恶,真诚的喜欢。站在太阳下的坦荡,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。”这段话仿佛是一道光,照亮了我对待孩子的态度。当我们真正放下标准,看见自己的孩子,尝试欣赏孩子的每一点进步,真诚地在彼此的关系里互动,我们会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捧场的观众,也定能品出生活中各式的甜。